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Volume 2
Issue 3 第二卷第三期

Article 6

January 1931

明馮夢龍的生平及其著述續考

Zhaozu RO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容肇祖(1931)。明馮夢龍的生平及其著述續考。《嶺南學報》，2(3)，95-124。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2/iss3/6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明馮夢龍的生平及其著述續考

容肇祖

我既在嶺南學報發表「明馮夢龍的生平及其著述」一文。未印出時，即承莫天一世丈告以董康先生所著書舶庸譚有說及馮夢龍的著作。印出後，又承周作人先生來書教正，并錄示笑府序全文。師友之助，感切至深。又于坊間購得香月居頤曲散入太霞新奏一書，所錄馮夢龍散曲至夥。課餘之暇，類聚所得，續成此篇，用補正前篇的缺失。疏漏之處，謬未能免，惟大雅君子不吝賜教是幸。

一・馮夢龍的生平補述

馮夢龍又號「姑蘇詞奴」。(任訥曲譜卷三)曾與妓侯慧卿暖。後失了該妓，有怨離詞，爲南呂繡帶兒散曲。(見太霞新奏卷七)茲錄其詞于下：

怨離詞(爲侯慧卿) 龍子猶

繡帶兒

離情慘何曾慣者，特受這個磨折。終不然我做代缺的情郎，你做過路的妻妾。批頰。早知這般冤債誰肯惹。被人罵做後生無籍。青樓裡少甚調風和弄月，直恁蠱魂靈，依依戀着傅舍。

其二 (換頭)

作業。千般樣牽腸掛肚，怎做得順水浪一瀉。沒見了軟款恩承，再休提伶俐幫帖。悲咽。偶將飛燕閒問也。你想不想舊時王謝心兒裡知伊冷熱。只奈何得少年郎，清清捫着長夜。

太師引

他去時節也，無牽扯。那共聞，酥麻我半截。自沒個隻字兒見傷犯，也何曾敢眼角差撇。薔薇花臭味終向野。越說起薄情難赦。不信你自看做尋常俠邪。把絕調的琵琶輕易埋滅。

其二

幾番中熟難輕捨，又收拾心狂計劣。譬說道昭君和蕃去，那漢官家也只索拋卸。姻緣離合都是天判寫。天若肯容人移借，便唱箇諸天太喘。算天道無知，怎識得苦離別。

三學士

忽地思量圖苟且，且少磨勑恁樣豪俠。諷道書中自有千鍾粟。比着商人終是賒。將此情訴知賢姐姐，從別後，我消瘦些。

其二

這歇案的相思無了絕。怎當得大半世鬱結。畢竟書中那有顏如玉，我空向窓前讀五車。將此情訴知賢姐姐，從別後，你也可消瘦些？

太霞新奏于這詞後，記靜嘯齋評云：

予猶自失慧卿，遂絕青樓之好，有怨離詩三十首。同社和者甚多，總名曰鬱陶集。如此曲，直是至情逼出，無一相思套語。至今讀之，猶可令人下淚。

案鬱陶集今雖不傳，然籍上怨離詞可知馮夢龍對於侯慧卿的情感，又由此可知馮夢龍在未失侯慧卿以前是常涉足于青樓的。太霞新奏所選馮夢龍的散曲，可證為馮夢龍與朋輩遊逐于青樓中的頗多，如送友訪（序云：——

王生冬，名姝也。與余友無涯氏一見咸契，將有久要。而冬迫於家累，比再訪，已鬻為越中蘇小吏。無涯氏固多情種，察其

家侯姓，并其門巷識之。刻日治裝，將訪之六橋花柳中。詞以送之。

又爲董遐生贈薛彥升(卷七)序云：—

苕溪董遐周來遊吳下，偶于歌筵愛薛生，密與訂晤舟次。夜半，而生冒雪赴約，情可知已。一別三載，遐周念之不釋。物色良久，忽相遇於武陵，突而弁矣，丰姿不減。余目擊其握手唏噓之狀，因爲詞述之。

又代伎贈友(卷十一)題下自注云：

馮貞玉一郎所歡李生，將委身焉，托余詞道意。

又金闕紀遇(卷十二)序云：—

白氏，爲花館名家，而來姬尤後來之最秀。東山許元燦，則其破瓜之交也。元燦作金闕紀遇傳，自詫奇緣。余譜爲新詞，傳諸好事。來姬，字掌珍，蓋元燦所贈云。珠性圓走，而掌又有翻覆之義，元燦慎守寶矣。佳人難再得，其勿效『章臺柳』往事故哉？

又代贈青衣仙呂小令月雲高(卷十四)云：

柳管花陣，學他繡毬滾。顛倒着青樓譜，消不起真幫襯。濟楚青衣，一般兒勝紅粉。人愛的是名兒美，我愛的是情兒順。須知萬紫千紅都是春，難道除巫却山不是雲。

然而馮夢龍，徵逐于妓館時，有一事最可紀的，太霞新姿卷十二選有他的青樓夢仙呂步步嬌一首，茲錄其詞於下。——

青樓怨(有序)

龍子猶

余友東山劉某，與白小燦相善也。已而相違。頃偕予往，道六年別意，淚與聲落。匆匆訂密約而去。去則復不相聞。每唱小燦，未嘗不哽咽也。世界有李十郎乎？爲寫此

詞。

步步嬌

蕭索秋風秋葉舞，想遍悲秋賦。流光轉瞬，把燕約鶯期，置在何所。搔首悔當初，沒來由便把真情訴。

桂花徧南枝（桂枝香鎖南枝）

我是真思真慕，捱朝捱暮。隨他冷口譏嘲，兀自熱心回護。到如今可疑，到如今可疑，眼見六年辜負。有甚弱水炎山，故把行人阻。影也無，風也無，待向夢中尋還無。

柳搖金

仙房朱戶，香薈懶鋪，風月興全疎。行雨空懷楚，遊魂欲繞吳。何幸相如醉寤再訪舊當爐。聽他訴出衷情，果是原非特故。甘來苦盡，似草偃重甦。今夜裡慢敘歡情，先將愁數。

園林好

不道是鶯交久孤，不道是魚書久遠。不道是桃源重渡，更不道便登途，更不道又萍浮。

江兒水

不做美的天方曉，不知心的舟又促，眼睜睜無計留交甫。把近來愁續上當年簿。爲暫時歡送，上無窮路。喜則喜東風分付。這愁薄命紅顏，經不起從前擔誤。

玉交枝

收羅歌舞，待雙雙飛鳴卽都。甘爲淡飯荆釵婦，不羨他艷抹濃塗。洞庭湖道深，好做淚眼圖。莫釐峰高殺，只當憂愁堵。咬唇牙傷殘口朱，耐黃昏磨穿繡襦。

玉抱肚

想人情朝露，自當時擗成敗局，爲甚的故劍重求，多應是活念

難休。從今死守漸臺符，良夜迢迢倍揣摩。

玉山供（玉抱肚 五供養）

語言吞吐，向人前精神強扶。不禁衣露尾藏頭，沒遮攔蝶喚蜂呼。忙中醉裡，猛可的名兒錯呼。論不得人譏侮。怎支吾，酒盡將散日將晡。

三學士

業債生憎，甚日了除。使多少問卜青蚨。終朝留斷無魚雁，及至傳來話總虛。一片熱心渾不悟，還依舊是薄倖夫。

解三醒（此入仙呂）

受盡他幾年孤苦，博得我一夜歡娛。自那日叮嚀送別羞回步，眉皺了未曾舒。枉殺我朝來併佛頻撮土，枉殺我暮夜逢人倩寄書。愁無措，論相思滋味堪做癡巫。

川撥棹（以下歸本調）

難憑據，算前程已矣乎。寸心兒怎寄飛奴，寸心兒那寄飛奴。拂雲箋先將淚污，等他時癡殺奴，撇他時癡殺奴。

僥僥令

只愁同草樹，待飛去少雙兔。密約在新秋，秋將老。每日把瘦容顏問小姑。

尾聲

陽臺遍把裏王慕，一見擇將身命殂，也落得個烈性稱呼。

太霞新奏于這詞後記云：

予猶又作雙雄記以白小樊爲黃素娘，劉生爲劉健，卒以感動劉生爲小樊脫縉。孰謂文人三寸管無靈也？

由上所記，可知鴻臚不惜拋巨大心力爲文，以玉成白小樊與劉某之好。其自爲人，雖對付妓女，亦能存終始可知。靜嘯齋說他自失慧卿

，遂絕青樓之好。事當可信。太霞新奏卷十有馮夢龍督妓一首，可據爲失慧卿後絕跡青樓之證。其詞如下：

督妓 龍子猶

集賢寶

盟山誓海誰亂認。似敗約鴻溝，東掩西遮空費手。弄得箇兩邊
僵懶。章臺問柳，李王孫如何傳授。真出醜，塞不住笊籬多口。

黃鶯兒

風雨掉孤舟，病懨懨爲甚留。只爲臂間未解青絲扣。把歌樓舞
樓，翻做花仇酒仇。少年場羞落他人後。請伊收，雙行急淚，
別向有情流。

簇御林

從今去，一筆句。瑞香花，各有頭。姻緣限滿三合漢，便相見
不似當初厚。免躊躇，隨伊卽溜，做不得瀟江愁。

尾聲

熱心腸，閒窮究。強因親，到底是曾綢繆。折箇謝卻青樓不去走。
又太霞新奏卷十一有他的端二憶別一首，爲失慧卿後週年之作。

其詞如下：

端二憶別（有序） 龍子猶

五月端二日，卽去年失慧卿之日也。日還日疏，卽欲如去
年之別，亦不可得。傷心哉！行吟小齋，忽成商調。安得
大喉囁人，順風唱入玉耳耶？噫！年年有端二，歲歲無
慧卿，何必人言愁我始欲愁也！

黃鶯兒（以後每曲帶黃鶯兒後三句）

端午炎融天，算離人恰一年。相思四季都審遍，榴花又妍，龍
舟又喧。別時光景重能辦，慘無言，日疏日遠，新恨與舊愁連。

集鶯兒（犯集賢賓）

隔年，宛似隔世懸。想萬愛千憐，眉草裙花曾婉戀。半模糊，
夢裏烟緣。情深分淺，攀不上嬌嬌美眷。謝家園，桃花人面
，教我詩向阿誰傳？

玉鶯兒（犯玉交枝）

想紅樓別院，剪新羅成衣試穿。昨朝便起端陽宴。偏咱懶赴遊
船。三年艾怎醫愁病痊，五色絲歲歲添別怨。怪冤前，誰懸
繩虎，又早喚醒我睡魔纏。

羽林鶯（犯簇羽林）

蒲休剪，黍莫煎。這些時，不下咽，嘗齋強自閒消遣，偶閱本
離騷傳。弔屈原，天不可問，我偏要問天天。

貓兒逐黃鸝（犯貓兒墜）

巧妻村漢，多少苦埋冤。偏是才子佳人不兩全。年年此日淚漣
漣。好羞顏，單相思，萬萬不值半文錢。

尾聲

知卿此際歡和怨？我自愁腸不耐煎，只怕來歲今朝想更顛。

任訥散曲概論卷一書錄，說太霞新奏十四卷，天啟七年刊。案天啟七年即公歷一六二七年，馮夢龍是年年五十四。則馮夢龍曠候慧卿事，必在他五十二歲以前，或爲他的少壯時的軼事可知。

馮夢龍受知於熊廷弼，盧前曲雅後附論曲絕句，于馮夢龍說道，「何必掛枝傳姓字，熊公巨眼始知人」。志遠編掛枝兒附錄有馮夢龍一條未知引自何書，茲錄于下：——

熊公廷弼，當督學江南時，試卷皆親自披閱。閱則連長几於中堂，鱗攤諸卷於上，左右置酒一壘，劍一口，手揮不律，一日數行。每得佳篇，輒浮大白，用誌賞心之快。遇虧謬者，則斧

劍一廻，以抒其鬱。凡有雋才宿學，頸拔無遺。吳中馮夢龍亦其門下士也。夢龍文多遊戲。掛枝兒小曲與葉子新門譜，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傾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父兄羣起許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泛舟西江，求解於熊。相見之頃，熊忽問曰：「海內盛傳馮生掛枝曲：曾携一二冊以惠老夫否？」馮踴躍不置辭，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慮也。我且飯子。徐爲子籌之。」須臾，供枯魚鮑鳴二盤、粟飯一盂。馮下箸有難色。熊曰：「晨選嘉肴，夕謀精饌，吳下寄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當非所以待子者。然丈夫處世，不應於飲食求工，能飽餐廳櫈者，真英雄也。」熊遂大恣咀啖。馮啜飯七餘而已。熊起入內，良久始出，曰：「我有書一軒，便道可致我故人，毋忘也。」求援之事，並無所答。面扶一冬瓜爲賄。瓜重數十斤，馮僵僵祇受。然意甚快快。且力不能勝。未及舟，即委瓜於地，鼓棹而去。行數日，泊一巨鎮。熊故人之居在焉。書報未幾，主人即躬謁馮，延至其家。華筵奇哉，妙妓清歌，咄嗟而辦。席罷，主人揖馮曰：「先生文章震喚，才排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頸踵，願言觀止。今幸親降玉趾，是天假鄙人以納履之緣也。但念吳頭楚尾，雲樹爲遙。荆柴陋宇，豈足翼長者車轍哉？敬備不腆，以犒從者。先生其無辭！」馮不解其故，婉謝以別。則白金三百，益昇至舟中矣。抵家後，則聞熊飛書當道，而被訐之事已釋。蓋熊公因心愛龍子，惜其露才炫名，故示菲薄，而行李之窮，則假諸途以厚濟之，怨謗之集，則移書以潛消之。英豪舉動，其不令人易測如此。

案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十五時尚小令條說道：

嘉隆間乃興聞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紅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媒情態，墨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棗子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畧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謠，沁入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真可駭嘆。

野獲編卷二十五說馮夢龍于萬曆三十七年（一六〇九），見他有鈔本金瓶梅，懇書坊以重價購刻，不果。這時與印行掛枝兒時候相差或不相遠？計萬曆三十七年馮夢龍年三十六，掛枝兒刊布成帙，或出馮夢龍之手，則熊廷弼索觀掛枝兒的傳說，事或可信。

又案明史二百五十九熊廷弼傳，廷弼以萬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遷接遼東，……在遼數年，聽勘歸。四十七年（一六一九）起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遼東。四十八年允廷弼告歸。天啓元年（一六二一）六月，廷弼入朝，復起用爲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經畧遼東。是則馮夢龍往見熊廷弼之時，爲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前數年，或萬曆四十八年至天啓元年間。即馮夢龍四十至四十八歲間事。馮夢龍因作馬弔牌經而致受人攻訐。故此亦有傳馬弔爲始於馮夢龍的。褚人穫堅瓠十集卷一葉子條說道：

古惟扯張鬪虎，至馮猶龍始爲馬弔。謂馬四足，失一不可行。故分四墨，各執其八，而虛八爲中營，主將護之，以紀殿最。定賞罰。無掉者，謂之亦足。部中惟百萬簪花，上國之將相也，猶齊之管晏，鄭之侯伯，魏之信陵，雖臣而威震主矣。……

又褚人穫堅瓠九集卷四，有記馮猶龍抑少年一事，可以見馮夢龍的豪飲與捷才，茲錄之于下：

馮猶龍先生，偶與諸少年會飲。少年自恃英俊，傲氣凌人。猶

龍覺之，擲色，每人請量。俱云不飲。猶龍飲大觥曰，「取全色。」連飲數觥。曰，「全色難得改取五子一色。」又飲數觥。曰，「諸兄俱不飲，學生已醉，請用飯而別。」諸少年銜恨，策日，做就險令二聯，俟某作東，猶龍居第三位，出以難之。令要花名人名回文。曰，「十姊妹，十姊妹，二八佳人多姊妹，多姊妹，十姊妹。」過盈曰，「行不出，罰三大觥。」次位曰，「佛見笑，佛見笑，二八佳人開口笑，開口笑，佛見笑。」過猶龍。猶龍曰，「月月紅，月月紅，二八佳人經水通，經水通，月月紅。」諸少年爲法自斂，俱三大觥。收令亦無。猶龍曰，「學生代收之。」曰，「並頭蓮，並頭蓮，二八佳人共枕眠，共枕眠，並頭蓮。」諸少年佩服。

案褚人穫爲長洲人，與馮夢龍同屬蘇州，書作于清康熙壬申（一六九二）前，距馮夢龍之死，亦不過相距五十餘年。鄉里傳說，事或可信。

馮夢龍于詞曲上用功甚勤，吳梅先生顧曲麈談以爲他「用力之勤，不亞於沈詞隱（環）」所說甚是。從他的墨憨齋傳奇定本看，每曲之中，細訂板式，真是煞費苦心。然而馮夢龍在魏貞輔創的崑腔盛行之後，加以秉承沈環南曲譜韻律的楷模，那時說曲的文章必推梁辰魚，韻律必稱沈環，夢龍承其風氣，以驚才絕艷之妙筆，守宮調字叶之準繩，任訥說他「乃明末梁派之中堅，」（散山概論卷二流別章）言誠非過。馮夢龍雙雄記自序中，有痛憤當時南詞的荒濫，慨乎言之的，可以見他的細訂板式，改竄名曲之深心，其畧如下：—

……于今日，僉謂南音盛，北音衰，蓋時尚則然，余獨以爲不然。北音素而衰，南音不幸而盛也。夫北詞暢于金元。雜劇本勾欄之戲，後稍稍推廣爲傳奇，而南詞代興，天下便之。荆劉

蔡殺而後，坊本轉出，日益濫荒。高者濃染牡丹之色，遺却精神；卑者學畫葫蘆之樣，不尋根本。甚至村學究手摭一二楮故事，思漫筆以消閑；老優施腹爛數十種傳奇，亦效顰而鬻技。中州韻不問，但取口內連羅；九宮譜何知，只用口頭活套。作者逾亂，歌者逾輕。調罔別乎宮商，惟憑口授，音不分乎清濁，只取耳盈。或因句長而板妄增，或認調差而腔並失。弄聲隨意，平上去入之不精；識字未真，唇舌齒喉之無辨。語云：「童而習之，白首不解，」南詞之謂歟。而世多耳食，謬謂南詞易，北詞難。嗚呼！南詞豈獨易哉！時尚在南，而爲南者多。時尚不在北，而爲北者少。爲南者多則易之，爲北者少則難之。易南而南之法已壞，難北而北之體猶存。由此言之，南非盛，北非衰也。孰幸孰不幸，亦可知也已。

任訥曲譜卷三有「子猶論南詞」條，引這文後，評說道：

余謂文字之行藏，亦猶人焉，舍用之間，必不可強，行也不足喜，藏也不足憂。行而能進益者，其行或可喜。若因行而易、因易而壞者，則爲文計，毋寧藏之，足以保其真。奚必以行于此一時，方足爲文榮哉？榮之不足，壞之有餘，猶僵亟爲文爭行藏于世俗之中，文而有知，不哭亦當笑，又豈但南北曲間之消長爲然哉？惟所謂南詞者，在散曲中成績極壞。子猶此論，固明于責人，而亦另有昧于責己之處矣。

馮夢龍的散曲，不能逃出他的時代的色彩，每每輕改舊曲，未嘗不可非議。然而他爲沈璟派中的人物，勤勤于訂正律韻，務使可施于歌場中，亦有他自己的用心。譏他這一派，「其文爲聲而發者多，爲文而發者少」以及「有補于聲音者鮮，爲害於文字者多」（任訥散曲概論第一章），未嘗不可以；然而不能祇以他的體派棄之也。馮夢龍的傳說在當

時，頗得一些挺好的稱譽，如太霞新奏于他的有懷一首後評道，「子猶諸曲，絕無文彩，然有一字過人，曰真。」又卷六在王伯良閻恨俊引慢亭歌者(袁于令)云：「詞才天賦不同：梁伯龍以豪爽；張伯起以纖媚；沈伯英以圓美；龍子猶以輕俊；至于秀麗，不得不推伯真。」任訥以為「歌者與龍子猶接近，龍乃明末梁派之中堅，沈溺此中，既深且久，道黑爲白，指鹿爲馬，固無足怪。」(散曲概論卷二派別章)任氏最不喜南詞套曲，其言不免偏激。然而他對於這派人的小曲，亦有時不能不稱譽。馮夢龍的小曲，存于太霞新奏中的只得六首，除前已錄代贈青衣一首外，今全錄于下：

桂枝香 (譜掛枝兒詞)

簾兒低掛，覲着那人簷下。立心高喚丫鬟，故意兜兜說話。要你聰明人自思，聰明人自思，你緣何驚訝。顛倒把街頭急跨。蠱冤家，我倒不怕人瞧破，你男兒膽恁薄。

一江風 (譜掛枝兒詞)

恨冤家，寫着他名兒掛，對着冤兒罵。怪貓兒，錯認鴟兒抓。碎粉粉，就打也全不怕。你心虧做事差。貓兒也恨他，我不合錯把貓兒打。

梧桐金羅 (客枕偶成)

梧葉兒 有口難同語，寂寞向空房，微火逗銀缸。 水紅花

偶推窓，又被寒風掀帳。謾把新酒澆悶，消盡我舊銘芒。只索

沉醉獨眠床也囉。 柳搖金 千思萬想，枕冷衾涼，好夢難成。

，只聽得一更漏聲淒愴。 皂羅袍 二更纔罷，三更正長，

四更捱過，五更怎當。鼓槌兒都打在我心頭上。

玉胞肚 (贈書)

煩煩寄音，止你過候寒溫，別無甚奇。你便一日間千遙書來，我心中也不以堪。寄呵，原非要聚好東西，爲甚一日無他便淚雨？

江兒水（偶述）

郎莫開紅口，西風又大了些。不如依舊還奴倉。郎要東西和奴說。郎身若冷奴身熱，且受用而今這一夜。明日風和，便去也。奴心安帖。

上引數首中，江兒水與玉胞肚二首，毛訥曲譜卷三備載之，而琴有數字改易。（江兒水一首改「偶述」題爲「留客」，改「紅」爲「趁」，「奴」字作「僕」，「受用而今」改「消受今朝」。玉胞肚一首，「寄來」既作「」，「原非」「一日」之前俱增「你」字，「無他」作「遲來我」三字。惟散曲概論卷二所引江兒水一首，除「紅」改作「趁」外，餘都不改。）他說江兒水一首是「語既樸質，情亦真摯」。玉胞肚一首是「癡語亦可人意」。我以為前人評馮夢龍的散曲爲「真」，爲「輕俊」，從這些小曲看去，真無愧了！

二、馮夢龍的著述續考

馮夢龍的散曲

案香月居頤散曲人評選太霞新奏十四卷，還有龍子猶所作的散曲共二十二首，中有套數十六首，小令六首。另經他改訂的十七首。茲特列全目于下。輯印單行，是在後之好事者。

一、情懨曲（仙呂二犯傍粧臺）（見卷一）

二、送友訪伎（中呂顏子樂）

三、擬贈戒指（中呂粉孩兒）（以上見卷五）

四、怨離詞爲侯慧卿（南呂鵝帶兒）

- 五・爲董遵周贈薛彥升（南呂繡帶引）
- 六・怨夢（南呂大勝樂）（以上見卷七）
- 七・有懷（商調集賢賓）
- 八・誓妓（商調集賢賓）
- 九・閨怨（商調山坡羊）（以上見卷十）
- 十・端二憶別（商調黃鶯兒）
- 十一・代伎贈友（商調金絡索）（以上見卷十一）
- 十二・金闇紀遇（雙調錦堂月）
- 十三・東帖兒（雙調鎖南枝）
- 十四・青樓怨（仙呂入雙調步步嬌）
- 十五・長恨曲（仙呂入雙調步步嬌）
- 十六・贈童子居福緣代作（仙呂入雙調江頭金桂）（以上見卷十二）

以上套數

- 十七・譜掛枝兒詞（仙呂桂枝香）
- 十八・代贈青衣（仙呂月雲高）
- 十九・譜掛枝兒詞（商呂一江風）
- 二十・客枕偶成（商調梧蓼金羅）
- 二一・吟畫（仙呂入雙調玉胞肚）
- 二二・偶述（仙呂入雙調江兒水）（以上見卷十四）

以上小令

此外馮夢龍改作或訂正的，有下列各曲：

- 一・無名氏訓妓（仙呂入聲廿州）（見卷一）
- 二・舊曲春思（羽調勝如花）
- 三・史叔考舟中懷清源湖姬（正宮錦纏道）

- 四・陸包山閨怨(正宮漁燈兒)(以上見卷三)
- 五・梁伯龍酬妓王桂父(南呂香遍滿)(見卷六)
- 六・史叔考春闌(南呂針線箱)
- 七・高瑞南郊行見麗人(南呂太師引)(以上見卷七)
- 八・祝希哲咏花閒四友(越調祝英臺)
- 九・唐伯虎夜思(越調亭前柳)(以上見卷九)
- 十・高瑞南代妓送友(商調二郎神)
- 十一・方氏秋闌曉思(商調集賢賓)(以上見卷十)
- 十二・無名氏春思(商調金桐梧)
- 十三・馮千秋摘孫娘綉鞋歸戲賦(商調金梧桐)(以上見卷十一)
- 十四・沈伯英秋思(仙呂入雙調步步嬌)
- 十五・俞君宣別思(仙呂入雙調步步嬌)
- 十六・無名氏思情(仙呂入雙調步步嬌)(以上見卷十二)
- 十七・張伯起寄情(大石調小令石榴花)(見卷十四)

宛轉歌 未見。

太霞新奏卷十龍子猶閨怨商調山坡羊曲後記云：「此係墨憨齋刪本，與舊刻宛轉歌不同。」

又卷十一龍子猶端二憶別商調黃鶯兒散曲上眉批道：「此與宛轉歌舊刻不同，舊止黃鶯兒二曲。」

又同卷有龍子猶代伎贈友商調金絡索散曲末附記道，「宛轉歌原注云：『譜所載未云，一聲叫得淒涼，愁鎖在眉尖上』……」任訥散曲概論卷一書錄，列散曲的別集，有「宛轉歌」下注馮夢龍」三字，又說「見太霞新奏」。

任訥曲譜卷三有「龍子猶宛轉歌」一條說他：……「曾取古今

傳奇佳者，刪改彙刻之，名墨憨齋定本十四種。自作者有憨齋傳奇四種。散曲集名宛轉歌。」

肇祖案馮夢龍的散曲集，在他生前已有刻本。刻本出後，又復自有刪定。故太霞新奏有聲明與舊刻婉轉歌不同的。

墨憨齋訂本雙丸記傳奇，（前未著錄，今補。）

任訥曲譜卷三「齒雪餘香」條，說道：「墨憨齋訂本傳奇內有史槃雙丸記一種。」肇祖前曾引吳梅先生顧曲麈談，知馮夢龍彙集刪改之傳奇共計十四種，而所知的名目，只能列出十三種。故說：「他日當爲補列。」今從任訥曲譜得知史槃雙丸記一種亦有墨憨齋訂本。十四種之數，其目大致已全，未審與吳先生所知有無出入？又任訥曲譜卷三「龍子猶宛轉歌」條亦謂「曾取古今傳奇佳者，刪改彙刻之，名墨憨齋定本十四種」任先生所說十四種之目，又未知其目與我所舉的有出入否？

墨憨齋訂本新灌園傳奇，（前已著錄。）

黃文陽曲海總目提要卷九說：「啟祐聞長洲人馮夢龍改定本也。其大旨以推食贈衣定盟，爲君王后識英雄於困頓之時。乃是女中俠丈夫本領。而不及於私，以成君王后之美。雖與史記稍不合，却得立言之體。案戰國策「襄王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爲旣園。君王后，太史敬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給騎劫，遂以復齊。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爲王。襄王卽位，立君王后以爲后。」但云「善事之」，未嘗如史記之竊衣食而與之私通也。夢龍蓋以國策爲本耳。序云「法車亡國之餘，正孝子枕戈，志士臥薪之日。不務憤悱憂思，而汲汲焉一婦人之是獲，少有心肝，必不乃爾。且五六年間音耗隔絕，驟爾黃袍加身，父仇未報、不一置問，而倦倦訊所私德之太傅，

又謂有心肝乎哉？君王后千古女俠，一再見而遂失身，卽史所稱與之私，諱何容易？而王孫賈子母忠義，反棄置不錄。若是，則灌園而已，私偶而已。灌園私偶，何奇乎而何傳乎？伯起先生云：「吾率五兒試玉峰，舟中無聊，率爾弄筆，遂不暇致詳。」自余加改竄，而忠孝志節，種種俱備。庶幾有闢風教而奇可傳矣。總評云：「舊記惟王蠋死節，田單不肯自立二事，差強人意。餘只道淫，未足垂世。新記法章念念不忘君國，而夜祭之孝，討賊之忠，皆是本傳絕大關目。君夫人不失節，尤得爲賢者諱之義。寶簪世子故物，借此取巧，方成佳話。」又云：「不誅淖齒，君仇不報；不臣服三晉魯衛諸國，君仇亦報之未盡。得未折點破，始無遺漏。」又云，「舊本臧兒牧童，率皆備員，未足發笑。且牧童牽尾而出，殊覺草率。請觀新劇，冷熱天懸矣。」又云：「田將軍迎立，在泄子不無突然。今添臧兒途遇一折，前後血脉俱通。且於下折夜深歸莞莞荷鉤，亦有照應。」戰國策，「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闌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此實母訓忠，王孫討賊二折事也。」

墨憨齋訂本酒家儂傳奇（前已著錄。）

黃文陽曲海總目提要卷九說：「係明蘇人陸無從，飲虹江合藁，同郡鴻臚龍更定。傳李焚爲酒家儂事，全據正史。」又引後漢書李固傳，梁冀傳，馬融傳，不具錄。

墨憨齋訂本量江記傳奇（前已著錄。）

黃文暘曲海總目提要卷九說：「余華雲原編，馮夢龍更定。記樊若水量江事。（樊，池州人，若水鄉人也，姓未詳。）」又引宋史南唐世家，不具錄。

墨憨齋訂本精忠旗傳奇（前已著錄。）

黃文暘曲海總目提要卷九說：「演岳飛事，杭州李梅實草創，蘇州馮夢龍改定。夢龍云，舊有精忠記，俚而失實，識者恨之。從正史本傳，參以湯陰廟記事實，編成新劇，名曰精忠旗。精忠旗者，高宗所賜也。涅背誓師，岳侯慷慨大節所在。他如張憲之殉主，岳雲，銀瓶之殉父，斬玉諸君之殉友，施全，陳順之殉義，生死或殊，其激於精忠則一耳。編中長舌私情及森羅殿勘問事，微有粧點。然夫婦同席及東窻事發等事，史傳與別紀俱有可據，非杜撰不根者比。方之舊本，不逕庭乎？」又分說各節，引證頗多，不具錄。

墨憨齋訂本雙雄記傳奇（前已著錄。）

黃文暘曲海總目提要卷九說，「明馮夢龍改本也。其始不知何人所撰。記前總評云：世俗骨肉參商，多因財起。丹三木之事，萬曆庚子，辛丑間實有之。是記感憤而作。雖云傷時，亦足警俗。按夢龍，崇禎間人，去丹三木事未遠。而原作者又在夢龍之先，當是目擊時事而爲此記者。其事今無可考據。劇中所云丹生，名信，字重之，吳之東山人，與友劉雙幼相契善。其叔丹三木者，本兇徒也。妻每勸其分析家貨，三木不從。其妻因而病卒。三木憤妻之爲信而死，又慮終欲分析其產，必欲置信於死地，遂鳴於官，并其友劉雙者，亦鍛錫入焉。後倭寇起，許罪人可疑者立功贖罪。信與雙素諳兵畧，從征擒賊，以功授正千戶，官至征東將軍。按劇中留姓者，想亦有其人。禦倭

係實事，惟龍神授劍，及救丹信之妻，度劉雙之叔等事，應是撰出關目。二女男裝，亦屬點綴。至劉雙所娶妓黃素娘，亦無所據。其曰雙雄者，丹信劉雙俱以武力顯也。」

墨憨齋訂本萬事足傳奇（前已著錄）。

黃文陽渤海總目提要卷九說：「明馮夢龍撰。其劇前總評云：『舊有萬全記，詞多鄙俚，調復不叶，此記緣飾情節而文之。』按劇中云：『陳循高穀，共學于周禮。循一日偶見土地神，戲書數字貶之。土地求解於其師，得免。妻梅賢淑，以循無子，爲之娶妾。循不從，乃乘循醉進之。後與高穀同年及第。穀就試時，道中夜宿古廟，聞女子哭聲，問之，乃父母鬻之以賽神者。穀救出之。會神至，穀挺劍與之鬪，中之，神啼而走。女不願歸，穀因留之爲妾。而其妻妬甚，妾寄居道觀。後爲勢豪逼娶結訟。適穀同年願愈爲推官，乃責勢豪而釋妾。時已生子，顧爲擎妾入京師，歸于穀焉。按陳循責高穀夫人，係實事。其餘關目，係假借點綴。古廟救女，借用郭元振事。醉後進妾，借用西畢氏事。貶土地，借用劉崇之事。」又引證頗多，不具錄。

墨憨齋訂本夢磊記傳奇（前已著錄）。

黃文陽渤海總目提要卷九說：「會稽人史榮撰。吳縣人馮夢龍重訂。演文景昭夢神仙示以磊字，云，「婚姻富貴，皆由于此，」因名夢磊。劉達，蔡京，蔡蘓，宋用臣雖係同時，其情蹟非實也。黨人碑云，達媚謝瓊仙。此云，文景昭，並無所據。略云：當塗諸生文景昭，字允明，客于蘇州，與友鄭彬約遊虎丘劉園。劉園者，戶部侍郎劉公路之園也。公路名達，隨縣人，觀察江南，愛吳門山水，遂家焉。蔡京專權，乞休林下。

有女亭亭才貌無雙。繼母章氏甚悍，不愛其女。達嘗得奇石，高四丈餘，玲瓏可愛，旁有一路，直達石頂，乃構小軒，曰「拜石」以貯之，時憩其上。節屆花朝，景昭晝寢，夢玉城仙史白玉蟾以畫一軸示之，軸上正書一「磊」字。曰，「功名伉儷，皆在于此。」乃寤。不能解。與彬約同遊，彬有他事不果。景昭獨詣達園，徒倚奇石之上。達至，邀景昭坐，劇談相契，愛其才品，以女許之，遂指石爲媒妁。景昭退，達與章氏言之，章氏大不懶。中州蔡薿，與蔡京聯宗，聞達女美，偕章氏弟子春者，同入園中，見女在焉。往前揖之，女與婢秋紅詎而入。延囑子春力主其婚事。適達奉詔起中書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恐其妻爲梗，潛攜女適景昭而贈之百金。章氏聞之恚甚。子春受蔡薿託，因謀劫甥女歸以嫁蔡薿。女堅不從。母亦無可如何。乃以秋紅給爲女以嫁蔡薿。時景昭妻被奪去，慄書託彬入京求救于達，遂移寓于彬宅。夜詣達家，欲探一信，杳然無踪。徘徊月下。內監宋用臣監滁州酒稅，道過蘇州，月下遇景昭，談吐相賞，詢得其故，意甚不平。用臣嘗忤蔡京，是以外貶，其性頗直，遂令僕從僞作迎親人，用花轎擡廟中泥神，俟蔡薿迎娶，便僕與爭道，乘闊易轎，舁送景昭寓。用臣即入京復命。蔡薿改轎，見泥神大駭。子春謂蔡薿女上轎，其姊所知，中途被劫，事出意外，姊必訴于官。乃嗾蔡薿亦赴京就試，俟姊訪知無從得證，庶可省唇口也。秋紅至景昭寓，景昭啓轎視之，非復已妻，詢其故。秋紅以景昭爲蔡薿，不敢以實告。景昭見誤認爲蔡，亦不敢以實告，憮留寓中，未嘗犯也。時蔡京立元祐黨人碑，復遣朱冲子勔爲觀察，兼管應奉局，採蘇杭花石。劉達入京，面詰勔，又上疏論京。徽宗不憚，使達出使高麗。勔出都，京及戶部

尚書劉貴等郊餞。鄭彬持景昭書，誤投于貴。京乃知景昭爲遠婿。貴拆書覺其誤而還之。彬始知遠出使，復南歸，以復景昭。抵池河驛，與蔡薿遇，薿言已娶達女，而誑語景昭已歿。彬悲不勝，遽欲南歸。薿勸偕入京就試。時朱勔至蘇，聞達園有奇石，突入強取之。夫人及子春抗不肯予。勔怒，並執繫獄。達女惶急，欲詣景昭求救其母，至則寂然無人。聞景昭言其友鄭彬居第八家，遂急往叩，適景昭出，造達園探妻信。秋紅啓扉見亭亭，驚問其故。亭亭謂秋紅已與薿甚匿，而秋紅則告亭亭云共牀異枕，情不相通，不可以救母事語彼。累其未至，兩人同逸去。附內監舟以北。景昭抵達園左右，不得眞信。及歸，又失秋紅。遂入獄探章氏。始知昇歸者，乃其婢也。章氏重景昭之義，即以家事託之，許他曰覓女歸，復諧伉儷。達至高麗，其國王向風納貢。蔡京察上意頗向達，欲與修好，會典試入閣，拔薿第一，而移他人卷以爲文景昭，擢居第二，以示修好于達之意。鄭彬亦擢第十。亭亭秋紅附舟至都，與彬遇于卜肆，占景昭事，彬迎兩人至己宅居之，不知景昭之未試也。徽宗在鸞鵠樓觀梅，倦而假寐，夢司馬光，蘇軾等訴黨人碑之屈，醒而覺前失，立命毀之，并捕朱勔治其罪，而用金牌召達入中書。與景昭詣京師，見達，景昭以未入閣，不欲冒名中式，具疏陳奏，達復奏劾京罪。乃以「文運昭功石」爲題，令景昭與薿並一作賦。景昭稱旨擢大魁，列驥卷于後，綴名榜末。鄭彬邀薿至家，使秋紅見之，不相識。及景昭至，亭亭出見，相感動。而秋紅出見之，卽前所誤認爲蔡郎者也。於是以亭亭爲妻，秋紅爲妾。朝廷不直蔡京，但以中景昭非惡意，僅落其中書之職，以開府儀同爲太乙宮使。而進達官爲僕射云。案周夢龍

當崇禎時，以文知名于時。文震孟為吳中宗匠，夢龍等蓋其所獎拂也。震孟天啓壬戌科狀元，釋褐後，即以建言罷歸，名震天下。其座師內閣何宗彥，湖廣隨州人。劇中劉達，隨縣人。景昭居蘇，又擢狀元。當是指震孟耳。狀元姓文者亦惟震孟一人。又引證頗多，不具錄。

墨憨齋訂本楚江情傳奇 (前已著錄)

黃文暘曲海總目提要卷九說：「馮夢龍所改袁蘊玉西樓記也。增刪情蹟之意，悉見自序。原劇，胥長公之妾名輕紅，今作袁寶兒。寶兒後為池同之妾。又原劇池與趙不將，俱為胥長公所殺，今以翻案。自序云：『此記模情布局，種種化腐為新。訓子嚴於儒褐，錯夢幻於草橋。』即考試最平淡，亦借以翻無窮情案，令人可笑可泣。但有幾處未妥，必當竄定者，胥長公一世大俠，於謀一婦人何有，乃計無復之，而出此棄妾之下策，豈惟忍心哉，其伎倆亦拙甚矣。長公與叔夜素昧平生，戀妓亦無關大事，何必相為乃爾。池趙二生，即與叔夜有隙，亦何至謀刺，且旅店逢俠而遂委腹心乎？此又事之萬萬不然者也。合通記觀之，不過欲描佳人才子相慕之情而已，忽而殺一妾，忽而殺兩生，多情者將戒心焉。余不得不為闡此大創。看梅折便出洪寶，既便收科，又伏池生故人之案。至易姬折竟用洪寶兩全其美，池公子即此了局，葛藤盡去。第二十一折係全改，原劇標名曰俠概為胥公自叙，今作歌筵買駿，白雲：『錦帆樂府，是江南解元于叔夜所作，傳有刻本。同年李貞侯作序。』皆所以伏半劇之案。自叙云：『觀劇須於閑處着眼，買駿一折，似冷，而梅花衝衝之有寓，馬之能致千里，叔夜貞侯之才名，色色點破，為後來張本，此最要緊關目。』趙不將不惟不殺，

且與李貞俠共爲媒，與原劇絕異。自序云：「趙不將但不合人情耳，其罪不至絕交。末折勘婚脩好，稍仿樂道德收科。然必如此結局，方是一團和氣。」

墨憨齋訂本風流夢傳奇 (前已著錄。)

黃文暘曲海總目提要卷九說：「卽柳夢梅，杜麗娘事。鴻夢龍據牡丹亭本改竄成編也。夢龍敘云：「若士先生，予古逸才，所著四夢，牡丹亭最勝。麗娘之妖，夢梅之癡，老夫人之軟，杜安撫之古執，陳最良之腐，春香之賊牢，無不從筋節竅髓，以採其七情生動之微。獨其填詞不用韻，不按律，卽若士亦云：『吾不顧摸盡天下人嗓子。』識者以爲此案頭之書，非常場之譜，欲付當場敷演，卽欲不稍加竄改而不可得也。若士見改竄者輒失笑，其詩曰，『醉漢瓊筵風味殊，通仙鑑鑿海雲孤，總饒割就時人景，卻愧王維舊雪圖。』若士旣自護其前，而世之盲於音者又謂才人之筆，一字不可移動。是慕西子之極，而并爲諱其不潔，何如浣濯以全其國色之爲愈乎？余竊聞其略，僭刪改以便當場。梅柳一假因緣，全在互夢。故沈伯英題曰「合夢」。而余則題爲「風流夢」云。」劇中與原稿大異者，柳夢梅說夢一段，移至第八折內，在麗娘夢後，改名夢梅。二夢暗合，似有關目。至二十六折夫妻合夢，柳生麗娘各說一夢，與前照應，亦與原稿婚走不同。梅花觀中小道姑，改爲侍兒春香，因小姐夭亡，情願出家與石道姑侍奉香火，亦似關目緊湊。餘則刪繁就簡，移商換羽，大同小異。」

墨憨齋重定永圓傳奇 (前已著錄。)

黃文暘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九說：「永圓圓：此與一捧雪，人獸關占花魁，皆蘇人李元玉所撰。時人合名之曰一人永占。而

此劇與人獸關又皆說悔親事。蓋當時實或有之。……又
馮夢龍改本小有異同。」

墨憨齋新定詞譜 未見。

太霞新奏卷一 陳蘆卿中秋咏柱華皮覺華後評云：「入聲甘州弟六句，以金釵記「平生幸讀書幾行，微名幸登龍虎榜」爲正。行榜用韻，幾字虎字仄聲，方叶。琵琶記，高堂已添雙鬢雪，四曲俱不用韻，然第六字必用仄，蓋韻可倣而調必不可改也。近來作者都不解此。墨憨齋新定詞譜，已辨之詳矣。」肇祖案由此可知馮夢龍有墨憨齋新定詞譜一書，即新撰的九宮曲譜。這書又簡稱爲「墨憨齋新譜」，據太霞新奏發凡說道：——「茲選以宮調分卷，其中犯調，一依九宮譜分注。又有譜之所未備者，參之墨憨齋新譜。疑者釋而訛者正，呈諸歌壇，即周俟必爲首肯。」又說：「墨憨齋新譜謂入聲在句中可代平，亦可代仄。若用之押韻，仍是入聲。此可謂精微之論。」又說：「曲之襯字，歌時搶帶，各自有法，皆拈出細書，亦有傳訛襲舛，以襯爲正者，俱依墨憨齋新譜查定。」太霞新奏說及墨憨齋新譜的，尚有數條，茲列于下：

卷二：沈伯英假情後記：墨憨子云「四時花，即四季花，亦即金鳳釵，宜以和風扇柳蕩烟，一曲爲法。時曲「愁殺閨人天」稍異，不知何本？決非出知音者之手。末句「奈天遠地遠山遠水遠人遠」那有此句法，特好奇者爲之耳。詞隱不知駁正而復效顰何也？（詳見墨憨齋新譜）」

卷三：王伯良酬魏郡穆仲裕內史後記：墨憨齋評云「時曲雲雨阻巫峽一套，共四曲。每曲尾帶玉芙蓉一句。其首曲，「黛眉嬾畫」四字，仍屬刷子序本調，止宜仄仄平三字。而作者標一

「眉」字，遂誤後人不已。唱者既漫然作兩頭板，而詞隱駁之，又誤以爲此句宜屬玉芙蓉。不知玉芙蓉乃五字，非四字也。且三曲皆止帶一句，而獨首曲多一句，亦無此格。大抵舊時散曲，多率意妄作，必不可輕信。伯貞首曲，亦爲泥古所誤。譜載二曲，一用「嘆古今」三字，一用「但有個」三字，實一體，而詞隱誤以爲二。余新譜有辨。雁過聲第七句，本該五字一句，第二字不必韻，譜有二古曲可證。因時曲「空教人易老」，偶「教」「老」二字同韻，後人學之，遂主于押韻，幾成二句矣，此亦模倣時曲之誤也。宜以琵琶記「聞知餓與荒」爲法。五字下二韻，惟白練序有此句法，他曲皆無。」

卷五：沈伯英秋懷評云：「風流謎一曲，彷彿荆釵記，「若提起舊日根芽」曲而作。原名漁家燈。末三句別銀燈無疑，而前段絕非漁家傲，有誤後學。墨憨齋新譜查出前四句兩休休，中三句紅芍藥，定名爲兩紅燈，今從之。」

龍子猶擬贈戒指後記：墨憨齋新譜云：「攤破地錦花，據彩樓記「那時窮不了咱和你。」「那時」只二字。拜月亭「繡鞋兒」三字。「鞋」字乃襯字也。板仍該點在「兒」字上，而下用截板。時俗于「繡」字上添腰板。姑兩存以俟知音者。」

此外太霞新奏引墨憨子，墨憨齋，墨憨主人，墨憨齋主人的評語，尚有十五條，（卷三，一條；卷八，一條；卷九，一條；卷十，二條；卷十一，三條；卷十二，三條；卷十三，一條。）竊疑爲引自墨憨齋新譜？茲不具錄。

鬱陶集 未見。

太霞新奏卷七有龍子猶怨離詞，註云「爲侯慧卿。」末記靜嘯齋評云：「子猶自失慧卿，遂絕青樓之好，有怨離詩三十首

，同社和者甚多，總名曰「鬱陶集」。」

笑府三十卷 存。

董康書舶庸譚卷一，引日本內閣書目云：笑府十三卷，（墨憨齋，清本。）

笑府鈔錄二卷 存。

董康書舶庸譚卷一，引日本內閣書目云：「笑府鈔錄二卷（墨憨齋，清本。）」我前次說的，「疑譚概後易名爲古今笑，或又稱爲笑府，鹽谷溫所說，不免重複之誤？」真是我的錯過。周作人先生對於我說的這一點，曾來信糾正；他的來信說道：「所說及古笑史一書，弟曾有之，蓋即談槧之節本。至于笑府則另有其書，聞日本內閣文庫及大連圖書館均有，似笑林廣記之類。敝處有日本翻刻節本兩種，大約只原書十分之一二，而錄有馮氏原序，茲抄錄一通呈覽，乞察入。」盛誼足感。茲特錄笑府序于下。笑府序：「古今來莫非話也。話莫非笑也。兩儀之混沌開闢，列聖之揖讓征誅，見者其誰耶？夫亦話之而已耳。後之話今，亦猶今之話昔。話之而疑之，可笑也；話之而信之，尤可笑也。經書子史，鬼話也，而爭傳焉；詩賦文章，淡話也，而爭工焉；褒譏伸抑，亂話也，而爭趨避焉。或笑人，或笑於人；笑人者亦復笑於人，笑於人者亦復笑人。人之相笑，寧有已時。笑府集笑話也，十三篇猶曰薄乎云爾。或閱之而喜請勿喜，或閱之而噴請勿噴，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與若皆在其中供話柄。不話不成人，不笑不成話，不笑不話不成世界。布袋和尚，吾師乎！吾師乎！墨憨齋主人題。」

談槧三十六卷 存。

前著錄說「未見。」日本內閣書目列有這書。（見董康書舶庸譚

卷一)

情史類畧二十四卷 存。

情史前已著錄。情史爲這書的簡稱，完全即是一書。我新購有嘉慶丙寅年刊本，首頁題「情史」二字，每卷首行標題皆作「情史類畧」四字。總目下題「江南詹廣外史評輯」。日本內閣文庫有這書，亦稱爲「情史類畧」。(見董康書舶庸談卷一)

新列國志一百八回 存。

前著錄未說回數，今據董康書舶庸譚引日本內閣書目補。

春秋衛庫三十卷，附錄二卷，備錄一卷。存。

前著錄說「未見」，董康書舶庸譚引日本內閣書目有之。江南通志一六五，本傳說，「所著春秋指月，衛庫二書，爲舉業家所宗。」

春秋定旨參新三十卷 存。

前未著錄，今據董康書舶庸譚引日本內閣書目補。

中興實錄二卷 存。

前據鹽谷溫說著錄，未載卷數。今據董康書舶庸譚引日本內閣書目補。

王陽明出身端亂錄三卷 存。

前未著錄，今據董康書舶庸譚引日本內閣書目補。

楚辭句解評林十七卷，附錄一卷 存。

同上。

折梅箋八卷 存。

前著錄據鹽谷溫說，未知卷數。今據董康書舶庸譚引日本內閣書目補。

警世通言八本 存。

前著錄說「未見」。案董康書舶庸譚卷四說道：「聞倉石新由鄉回，於午後一時偕小林往訪於上雲院，院在黑谷境內。……其所藏說部數種內，明板警世通言爲內閣文庫所無。序係天啟甲子臘月豫章無礙居士題。有圖甚精。卷目有缺佚塗改，前後易置處，而書實完足。手民誤以二十五卷中縫卷目葉號仍作三十四卷，相承而下。閱者不察，益以竄改，殊可發噱耳！目錄與斯文雜誌所載微異。（肇祖案斯文雜誌所載，即鹽谷溫所著論明小說三言及其他一文，及附宋明通俗小說流傳表。其警世通言目錄，即依舶載書目錄出的。）或雜誌據別他刻著錄也。今記之如後。……」肇祖案目錄前已載，不複錄，記其微異者于下：——

樂小舍拆生覓偶（原注：「偶」斯文雜誌作「喜順」。）

王堂春落難逢夫（原注：斯文雜誌作，「卓文君慧眼識相如。」）

旌陽宮鐵樹鎮妖（原注：斯文雜誌作，「葉法師符石鎮妖」）

附錄：——

太霞新奏十四卷 存。

任訥散曲概論卷二派別章說，「龍子猶于太霞新奏中對沈氏（環），有詞家開山祖師之稱焉。」（頁四十二）案太霞新奏卷一于沈伯明周生別妓賦此紀情一首之後跋云：「詞隱先生（沈環）爲詞家開山祖。」未有聲明爲墨憨主人語，則太霞新奏編纂者之言。任訥指爲龍子猶于太霞新奏中言之，不知何據？任氏下文又附註說道，「選太霞新奏之顧曲散人，疑即龍氏。」（龍子猶）（頁四四）一武斷之，一疑擬之，真未知所是矣。董康書舶庸譚卷一，說「以余所見，龍子猶有改定傳奇十

一種，又太霞新奏若干卷，中附圖甚精。」似亦指太霞新奏爲馮夢龍所作。肇祖案說太霞新奏爲馮夢龍所著，未見證據，不敢妄從。特爲附錄，以待攷訂。

掛枝兒 存

志遠掛枝兒序說道：「提起這本小小冊子的掛枝兒，使我憶起牠的作家馮猶龍。……這本掛枝兒，有人說是明時流行民間的歌曲之一，不是馮氏的創作；不過馮氏搜集這些歌曲，彙爲一集，或且至多把這些歌曲加以修改與潤色罷了。現在掛枝兒原本，業已失傳，——也許尚有孤本流落在人間——我們所覓的只是浮白主人的選本，姑無論原作者的姓名無從稽考，就是全集的面目無從瞻仰。我們固然不能斗胆的咬定掛枝兒是馮氏的手作；但在我們未找得確定的證據以前，我們只好暫依一般人的見解，姑且認爲馮氏的作品罷了。」

五朝小說 存

莫天一先生曾舉示一舊刊本五朝小說，封面首頁大字書「正續太平廣記」，板格頂上書「五朝紀事」，格內右旁有「馮猶龍先生輯」六字。末有印章二，一爲「有文堂」，一未盡可辨。全書板近漫漶，疑有文堂書坊得五朝小說舊板，或根據傳聞，而題之爲「馮猶龍先生輯」；或託名于「馮猶龍」以廣招徠者？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七日

參攷書：

香月居顧曲散人：太霞新奏（石印影明刻本）

褚人穫：堅瓠全集，（木刻袖珍本）

江南通志

王文暘：曲海總目提要（董康校訂，大東書局印本）

董康：書舶庸譚（大東書局印本）

任訥：散曲概論（散曲叢刊，中華書局印本）

任訥：曲諧（同上）

盧前：曲雅（開明書局影印本）

掛枝兒（華通書局印本）